

徂徠集

文

自十七  
至十八

雜文

和書門			
二八〇三六	二八〇三六	二八〇三六	二八〇三六
類	號	函	架
冊	冊	冊	冊

內閣文庫			
二八〇三六	二八〇三六	二八〇三六	二八〇三六
類	號	冊	架
冊	冊	冊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8036
冊數	18 ( 9)
函號	206 13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徂徠集卷之十七

明治十四年獻本

物茂卿著

雜文十一首

私擬策問一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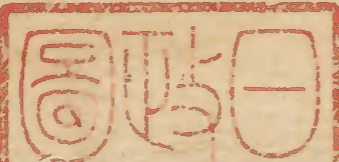
子元子言命性自性也命自命也物子何混

問傳云子罕言性性命之道。稽諸古昔。即一二見於殷商之書。何其渾渾。渙莫有端倪也。將皦皦之言。其于性命之道。亾當乎否也。仲尼益由斯道焉者。已及子輿氏起。實始招天下。以此而又斷斷乎以善命之。何其章明較著。若是之至也。將渾渾之言。其于揭焉。

且來集

卷之十七

一



招天下以當乎否也。繼及荀卿告不害揚雄韓愈蘇軾之徒羣然出其所見爭之。雖其言人人殊何其鑿鑿乎皆有執之也。又何其紛紛乎莫有所底止也。將子輿氏以還皆其于渾渾之旨有所裂言之乎否也。將皦皦之言揭焉招天下有以啓之乎否也。是故謂之爲惡者反焉者也。謂之無善惡者超焉者也。謂之惡善雜者劑焉者也。謂之參若伍者加詳焉者也。要之故皆爲欲有所變異於子輿氏之說勝而上之乎否也。益降之及宋諸儒先氏出又且斷斷乎以子輿氏之說定爲先王孔子之宗。而群言之紛然者庶其

或宜若有所底止焉乎爾。雖然其所爲自初招天下又有所謂本然之性氣質之性者存也是果其於先王孔子及子輿氏之心有當乎否也。性中果有斯二者對立乎否也。性非有二而其所爲命以言之者果有指斥之乎否也。且也其所謂氣質之性者盡乎生人之始矣。其本然者寧縣諸吾生之先乎否也。是安足以爲人之性哉。吾故愚不佞也。而群言之紛然庶或若有所底止者。其于吾之心莫有乎爾。則亦莫有乎爾。雖然諸儒先氏者豈爲昧斯數者以之爲說招天下乎否也。今諸生有聲譽于學號稱大師者其于

性命之道當洞然亾疑請聞其對。

私擬策問鬼神一道

此首不設疑問此篇所言之言皆實言論不設疑問此篇所言之言皆實言

問六統以來諸言鬼神者若左丘明董仲舒之流雖其言人人殊大要不越乎禍福灾祥之間是何與世俗所見大相逕廷哉其斷斷乎其無之者唯晉阮瞻為然是亦何與今學士家言相似也學士家所為折衷者孔子而自孔子之不語怪神後學者將有何所替以質諸聖人而不謬也乎雖然孔子益於易一言之於對宰予之問再言之而其言之奧妙難明抑又有甚乎不語者存焉是不得不取諸宋諸老先生

此首不設疑問此篇所言之言皆實言論不設疑問此篇所言之言皆實言

也宋諸老先生故號稱得道之統能發明孔子之道者雖其言亦人人殊至於有無鬼神之說莫有若瞻之論明且易見者也而其究必至所謂氣化真實一往不返而止焉要之亦或於瞻之論為有近似也是孔子之旨果如瞻歟先王祭祀事鬼神之意遂荒矣故其謝先生者執兩可之說而學者之惑為愈弗釋然也由是而降人率以瞻之論為主文之以謝先生之言謂祭祀以鬯吾孝心耳者往往乎有之甚而或至謂鬼神非先王所尚特其不以聰明先天下且姑以之隨民俗之所好云爾先王與孔子之教於是乎

諸當作於  
中之屬作乎

裂矣而君子之道造端諸夫婦者愈益落落乎不合  
焉諸生益於往聖之典淹貫而通習之其于幽明之  
故當瞭若折髮其以何命之

私擬對策鬼神一道

代於諸生而作

此世中第一文行禮文之

蓋所為薦紳先生難言之者莫鬼神若也是寧獨薦  
紳先生為難言之而已哉夫人之生負仁抱知葆合  
大和渾渾乎無間故其於天下也有所知之有所不  
知之是以處義之世作為龜筮以決其志軒轅之建  
萬國封百神重黎分職世釐神人夏商以降莫有不  
由斯道者焉是咸俾以尊其所不知而行其所知也

第段提鬼神  
龍言

第段提鬼神  
龍言

仲尼亦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是亦宜若不以  
其可知彊諸其不可知焉乎爾雖然指掌之眎觀上  
之歎予賜輩往往乎有聞焉而不知其說者之於天  
下亦將于何取諸諸生業已誦法孔氏稱述唐虞三  
代之德居則曰莫用我為也方其志大行於天下昧  
其所本自而可乎是迺鄙生所以黽勉授簡殫其學  
所服習以塞問者之需也今夷攷問者之心在有無  
之辨也是亦世薦紳先生之所或之也或乎無之者  
則見以為先王之令布晷十有二月而祭祀居其半  
禮有五經莫重於事鬼神而獨其與戎為國大事具

○中而之有者後論也中有而之者前者論後論自後論而謂後論是前者也通者見火之有者心不火也

官興物。惟恐其弗備。而經費不問。受福降殃。諄諄乎其言之。是庸何虛設乎。或乎有之者。則見以為黃帝三百年。今而忽焉。戎狄殲周。荆楚猾夏。周公之神。未之有。極不啻魯郊禘。而嘆其衰矣。五世之祧。七世之廟。惟我所陟降。而舊鬼之弗愬。饑是庸何徵其實乎。斯二者。蓋各一道也。雖然。謂之有者。權在彼者也。謂之無者。權在我者也。權在彼者。疑乎仁。其失愚也。權在我者。疑乎智。其失賊也。愚與賊者。君子不由焉。且也有無者。鬼神之迹也。執其迹。求其足以獲其人者。未之有也。是故由無而之有。謂之神。由有而之無。謂

○中而之有者後論也中有而之者前者論後論自後論而謂後論是前者也通者見火之有者心不火也

之鬼。惟夫於其之也。可以知鬼神之情狀也。寒暑相盪。日月盈虛。有之與無。代嬗念出。念新。念動。念不屈。周之言曰。薪盡而火傳。未見薪火之為一。亦孰知焰續。焰逝者。如斯夫。而知道者。見其常無死焉。是以遂古之無疆。盈六合之中。洋洋乎。莫非是物也。且明獨運。萬物之相與為體也。周流不居。焉往焉來。噤出而非有。雍也。喻人而匪有。餒也。潮生乎午。非緣乎涸。尾閭之無竭也。若沃焦之石。所在有之。百足之蟲。寸斷之皆走。是皆足以小辟諸。故有天地之神焉者。有山川社稷之神焉者。有瞽宗五祀之神焉者。有祖禰之

且來集

卷之十七

五

神者故

鬼焉者。無後厲之鬼焉者。曩曩乎相倚虛空間哉。故曰故神一也者。莫有乎彼是矣。莫有乎疏近矣。或格或否孰宰之權。格之有道于以格之。萃之有德于以萃之。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者一之謂也。或謂之月之影。萬川者。為有真假者也。謂人死歸乎造化者。昧乎夫一者也。化為異物。亦何所不有。不可為典常。亦何拘拘乎自喜之為故一也者。合乎有無而言之。非外乎有無而言之。此謂之鬼神之本。智者之事也。雖然。語其仁則未也。為天之徒而不能與人伍。故聖人之教。有盡于是矣。是故天地之間。物

第四論鬼神之本  
本智者之事  
設有二節

但謂作  
所字  
之則存  
乃例字  
弓例字  
馬也  
下文  
仁也  
亦同

各有所養。為方春之時。和風噓而時雨沐。寧獨被之。草木而已哉。雖鬼神亦有能養之也。今赤子之心。其知耿耿焉。其于孩笑之外者。幾希。廓培以底大人之德。是謂得其養也。暴于野則速朽。廢于廟則神弗處。是謂失其養也。凡天下之物。失其養而能有存焉者。益少矣。故不孝之罪。無後為大。葛伯不祀。其於傷殘親之體。殆有甚焉。湯是以先征。記曰。仁鬼神者。養之謂也。唯聖人為能萃其既渙。以存其將亾也。雖匹夫匹婦。為能行之也。今三日齋。七日戒。精誠有以格之。歟。胡祆金人之所假。猶將來而舍焉。況乎昭明。焘蒿

百物之精。實有未遽亾者乎。故望天而臯迎精而旋。日用其孝。時幽其思。命之神明。尊崇而奉事之。靜之而莫之或擾。清之而莫之或干。洞洞乎屬屬乎。若弗勝。若將失之。惟恐其驚之。閔宮有恤。於是乎綿綿以永存。是大和之餘氣也。故先正有言。鬼者人之影也。人者鬼之形也。影之與形。相肖人之壽。百有二十。鬼之壽亦百有二十。五世而瘞其主。其諸有以取焉乎。大氏人之生斯世。豈能塊然徒處也。其心志之所周旋。日夜之所鄉往。後其死數十年。而其物具存。自體魄一淪。知氣之所馮。其惟于茲乎。鬼與物之相謀。有

則俱有也。鬼乎影乎。其莫有自運之力。有以竢乎養也耳。毋論其大人君子。今如細民之營爲生生也。田園墾野。桑梓毓畝。馬牛畜牧于坳。其所植立數十年之後。素封之資。是皆所爲凝思積慮。非一朝一夕爲其業之成也。亦非一朝一夕爲生而子孫之執役。死而遵約束于後也。彼是之精神相接乎。貨殖之中無間也。是何可誣諸。故土地人民而謨猷恩威之相維。昭穆皆在而暱愛之情弗可解。詩書琴瑟百爾玩好。陳列而笑語歡樂之常在目。與其家邦相終始。以百世不衰。惟基業之祖爲然也。繇是以降。用其精不弘。



下世改前鬼神  
之紀仁者之事  
假有三節

者其所及淺矣。世之遷而澤斬自我耳目之所接。父  
老之所睹記。五世而上。其事率泯。為不啻感之無從。  
迺其神隨物斯為。故先王制之極。以為黔首則養之  
至也。此謂之鬼神之紀。仁者之事。而聖人之教也。是  
故無者有之。府也。鬼者神之藏也。夷教之府乎。冥也。  
有儼乎。明生者之所想設焉。安知其真。萬物出乎是。  
而入乎是。入其戶庭。不見其人。空同乎。莫能窺其富  
焉。造化之母也。自然之道也。唯人不然。方聖人之未  
興起也。其民散為無統。知有母而不知有父。子孫之  
適四方而不問。居其土。享其物。而莫識其所基。死無

第一設言也。已  
世與日月不同。以  
可破後儒病論

葬而亾。無祭。羣鳥獸以殂落。俱草木以消歇。民是以  
無福。益人極之不凝也。故聖人之制鬼以統一其民。  
建宗廟以居之。作烝嘗以享之。率其子姓百官以事  
之。儼然如臨。洋洋在上。使人肅然以畏。凜然不敢肆  
者。有所取焉乎。夫然後配神敬明人道。以尊能降百  
福。以輔造化。禮樂政刑。由是而出。聖人之教之極也。  
若夫以人事已乎。雖有聰明睿知。其亦何以能與天  
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以為萬物之主哉。故謂聖  
人不貴鬼神。且從民俗之所尚者。非鄙生之所聞也。  
故合有與無。而天地之所以妙。萬物者見焉。合知與

仁而聖人之所以妙天地者見焉合其所知乎其所以  
不知而啟之所以妙人鬼者見焉故雖聖人亦聽瑩  
乎言之尊之至也宜矣哉世薦紳先生之難言之也

對問

享保丙午七月三日閣老命府尹訪予以禹祠事俾  
潤色碑文予因請俾僧奉其祠便既退客或發難者  
曰儒釋之不相容如水火然子今亂之可乎予曰不  
然夫吾所謂聖人者古帝王也聖人之道者古帝王  
治天下之道也孔子所傳是已秦漢已來用法律治  
天下而聖人之道無所用唯儒者守之遂謬以為儒

此段總括上論  
與前段各同旨  
節亦文之協也

此段發端敘

聽瑩不悟  
物以類聚  
語也  
不可信  
此法  
不可正  
不可信  
不可信

此段論佛道

者之道者失其本真也及於佛教入于中國則妄儕  
諸聖人之道而儒佛之名立焉於是儒者又妄以聖  
人之道為己之私而儒佛之辨興焉皆謬也夫聖人  
之道者古帝王治天下之道也豈儒者之私有哉昔  
楊墨言治天下國家之道而與聖人鑿故孟子闢之  
如佛氏者未嘗言治天下國家之道豈與聖人抗乎  
而儒者疾視佛氏以為仇者乃以聖人之道為佛氏  
類也豈不亦小聖人之道乎謬哉今觀佛氏所為道  
乃鬼神之道也僧亦巫祝類耳何也巫祝奉神僧奉  
佛其名雖殊乎彼所命殊耳彼之言曰有神有鬼有

天有明王。有菩薩。有佛。皆有威靈能降禍福。而大小  
 貴賤之不等。故佛與神殊。雖大小貴賤之不等。然均  
 之有威靈能降禍福。均之亦類耳。故神佛之名。特彼  
 所命。自吾觀之。皆神也。巫祝之奉神。清淨潔齋。其所  
 事事。祈禳耳。僧之奉佛。淨其身心。不啖肉。葷酒。不畜  
 妻。其所事事。亦祈禳耳。夫不啖肉。葷酒。不畜妻。非齋  
 邪。一年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大常豈儻乎。  
 彼有薦拔。巫祝所無。殊不知祈禳求福。薦拔求冥福。  
 亦類耳。天堂地獄之說。彼所獨有。亦神道設教。因以  
 勸善懲惡。庸何傷乎。其求成佛者。巫祝之求為神也。

巫祝論  
 巫祝論

△第三段首首  
 總括而五個  
 論者之後  
 第四段尾  
 從而三個  
 事考之前  
 下卷而或  
 文之亦且  
 稍綴

於我乎。何有彼。以度人建寺為功德。則官為之制。不  
 許濫棄。絕人倫。則官為之制。俾拜君父。服喪。彼其乞  
 食無家。樹下不二宿。寺皆十方常住。恣其所適。如麋  
 鹿然。則官為之制。設宗派。置官爵。嚴等轄。以束縛羈  
 絆之。凡彼所為。有害於治者。官皆制之。俾不得為。而  
 不復顧其於釋迦之道何如。是亦古聖人所以俾重  
 黎定民神。絕地天通之遺也。歷代定制。僧道神佛同  
 隸禮官。其踰勝於拘儒所見。遠甚。中庸曰。君子之中  
 庸也。君子而時中。豈不信乎。故曰。佛道者鬼神之道  
 也。僧者巫祝類也。仇視佛氏者。小吾聖人之道者也。

第一說帶說巫祝  
巫祝之官古以事  
之合於聖人之

第五說考十月  
神者以明使  
曾子論

古之時也左傳楚  
左史倚相能讀三墳  
五典九丘國書序狀  
謂之三墳少昊補地  
五典九丘之書謂之  
五經也說謂之八索  
而後言保益十味  
其書者其徒陳相  
其學於中國  
僅呂之說其居中國  
又惟子而青者海身  
於其書也其說以  
具文字以為其書  
不致飲一杯三日而死  
此以之為一書也非以  
其書也  
侏儻字七札記  
鴉古五十今之南蠻  
仲尼論語十四道不  
行乘梓澤子海從者  
共由與子路同之  
易乳之左傳楚人謂  
乳投謂虎乳也

夫自佛法以來千有餘歲僧與巫祝皆民也聖人之  
於民一視同仁况巫祝自二代時既有之而其所為  
道不可得而知之聖人亦因民俗以存之則何必問  
其所為道何如乎祇禁其已甚者俾不害於治可也  
且今世之奉神者五曰巫曰祝曰陰陽曰僧曰修驗  
其所奉之道二曰神道曰佛道然均之皆神道五者  
何擇也但僧寔繁所在皆有之頗識字其所居寺院  
亦大宗派等轄甚嚴而它四者頗微亦鮮識字莫有  
等轄其所居與編氓弗殊故今定祠制俾永永守之  
者僧為便

論心或謂文品可施凡事又同曰隋劉玄左足力石建頭心  
有教耳聖立事同奉而不知不亦人之嚙品者文則何節制之矣

學則一

管子十守十職 物子昆利若文之孔一萬四中心世教九而六十德  
石字則 箇中耗靡了至論之與許正歎玉城貝論與天下思昭者論

東海不出聖人西海不出聖人是唯詩書禮樂之為  
教也古之時楚雖大邦其左史倚相所為誦三墳五  
典九丘八索之書舍是無為學而後豪傑自陳良之  
徒蓋皆北學於中國云則吾東方之民又奚適亦  
唯言語異宜鐘呂之響爰居彼謂之侏儻鳩舌者吾  
眎猶彼段使仲尼乘桴子路從之游亦未如之何已  
有黃備氏者出西學於中國作為和訓以教國人亦  
猶易乳以穀虎迺於菟顛倒其讀錯而綜之以通二  
邦之志於是乎吾謂之侏儻鳩舌者吾眎猶吾是則

中國... 楚人之... 漢人之... 晉人之... 唐人之... 宋人之... 明人之... 清人之... 中國... 楚人之... 漢人之... 晉人之... 唐人之... 宋人之... 明人之... 清人之...

詩書禮樂之為教也庶足以被諸海表邪黃備氏之有功德東方民至今賴之雖然易乳以穀虎迺於菟顛倒其讀錯而綜之吾謂之侏儒鳩舌者吾眎猶吾吾視猶吾而詩書禮樂不復為中國之言則段使仲尼乘桴子路從之游目之則是耳之則非彼迺猶鐘呂之響爰居也已或曰一匹錦覆以眎之背面而殊均之是物庸何傷乎則安知夫中國無象尚且象之江北無橘或者假之以枳乎以此而誦夫楚人之頌能不忒其臭味者幾希夫中國之所有四海之所無亦猶是邪詩書禮樂中國之言而吾眎猶吾是其

句有須... 丁有尾... 楚人之... 漢人之... 晉人之... 唐人之... 宋人之... 明人之... 清人之... 句有須... 丁有尾... 楚人之... 漢人之... 晉人之... 唐人之... 宋人之... 明人之... 清人之...

究必至於巴歛詩書兜昧其禮樂也哉副墨之子洛誦之孫執以廢其祖不知其可而況之子之孫非冥令之肖則嬴氏之呂者以此而操觚乎籀斯之迹察然盈簡而彼不可讀吾不可讀吾必從事夫黃備氏之所為句有須丁有尾疊疊乎皇羅擾擾然蜉蝣之來集而後可得而言也已足迺黃備氏之詩書禮樂也非中國之詩書禮樂也則其禍殆乎有甚於侏儒鳩舌者也哉然則如之何可也亦唯言語異宜其於黃備氏之業可訓以故不可誦以傳暫則假久則泥筌乎筌乎獲魚舍筌口耳不用心與目謀思之又思

且來集

卷之十七

十一

此之以目則子仲尼能耳  
視也曰能  
不為黃備氏者公季子  
解送王元是亦能為  
解送王元是亦能為  
解送王元是亦能為  
解送王元是亦能為

科斗古字  
具足之由  
越裳氏史記文也  
有越裳氏史記文也  
而未賦也

焚之身解也唐考  
焚之身解也唐考  
焚之身解也唐考  
焚之身解也唐考  
焚之身解也唐考

神其通之。則詩書禮樂中國之言。吾將聽之以目。則  
彼彼吾吾。有有無無。直道以行之。可以咸被諸橫目  
之民。則可以通天下之志。何唯。東方則段使仲尼  
乘桴。子路從之游。日暮遇此。則迺謂之東海出聖人  
也。良不誣已。是謂之學。則迺申之以戒曰。若能不為  
黃備氏者。迺能為黃備氏者。嘻。若何必黃備氏之為。

二

石也心之石也心之石也心之石也

字猶宙也。宙猶宇也。故以今言眎古言。以古言眎今  
言。均之朱儻鳩舌哉。科斗具多。何擇也。世載言以遷  
言。載道以遷。道之不明。職是之由。處百世之下。傳百

世之上。猶之越裳氏重九譯邪。重譯之差。不可辨詰。  
萬里雖賈乎。猶當其世。孰若焚之身游。身毒邪。故之  
又故子孫雲仍。烏識其祖。千歲逝矣。俗移物亾。故之  
不可恃也。烏能置身仲尼之時。從游夏親受業邪。宇  
與宙果殊矣。雖然。不朽者文。其書具存。方夫世之未  
載言以遷也。管晏老列亦類也。何惡其道不同也。不  
求諸道而求諸辭。不昧者心邪。朱儻鳩舌。何嘗言與  
言殊。其所以錯辭者亦殊耳。吾奉于鱗氏之教。眎古  
修辭。習之習之。久與之化。而辭氣神志皆肖。辭氣神  
志皆肖。而目之眎。口之言。何擇。夫然後千歲之人。且

莫遇之是之謂置身仲尼之時從游夏親受業也是之謂與古為徒也亦何假彼之故為

三

數車無車云云  
三十九年  
道可道云同一章

數車無車而有車之名古之道也非聃言之失也道可道非常道聃言之失也夫自聖人而有道之名聃豈非邪祇其知弗及聖人教之無術也務求喻之不竢乎生乃舍物而言其名言之雖巧乎孰若目睹且也徒名無物空言狀之故其言愈繁愈舛言之者以臆聽之者以臆曼衍自恣莫有底止徒翫其華弗食其實是無它也

是衍自恣云云  
多見其不知量也已  
前

轉之云云  
深切者明史記大史公  
自序孔子作春秋  
我欲我之云云  
見之於行事之深切  
空明也古語而索  
孔子之言曰  
天何言哉云云  
不憤不啓云云  
非自外鑠也  
非自外鑠也  
非自外鑠也  
非自外鑠也

見其不知量也已雖然聃之言禮諄諄乎度數之弗遺故棄聖絕學非其本心者彰彰乎明哉祇其操心之銳務求言之其於人也急欲傳之知不竢乎生也夫六經物也道具存焉施諸行事深切著明聖人之惡空言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教之術也不憤不啓不悱不發竢夫生也不知焉者謂之愛也生斯無禦非自外鑠也非襲而取也故聖人之教貴乎格求行之者也故唯其物聃也者務言之者也夫言之者明一端者也舉一而廢百所以害也後儒乃非聃而傲其尤言之弗已名存而物亾仁義道德之

論者謂諸論  
者天下無是

說盛而道益不明方今之世滔滔者天下皆聃之徒  
哉又安知聖人之教莫尚焉是豈有古今哉故吾退  
而求諸六經唯其物

四段論法深明而切之

四

古有聖人今無聖人故學必古然無古無今無今無  
古今詎可廢乎世世相望孰匪古而孰匪今故通古  
以立極知今以體之差世世以觀其來其於民俗人  
情猶眎諸掌邪夫古今殊矣何以見其殊唯其物物  
以世殊世以物殊益自秦漢而後莫有聖人然亦各  
有所建焉祇其知不周物所以無聖人也雖然業已

差世一五十等而

有物必徵諸志而見其殊以殊相映而後足以論其  
世不爾懸一定之權衡以歷詆白世亦易易為耳是  
直己而不問其世乃何以史為故欲知今者必通古  
欲通古者必史史必志而後六經益明六經明而聖  
人之道無古今夫然後天下可得而治故君子必論  
世亦唯物

三段言史詳明而可辨

五

聖人之道猶和風甘雨邪物得其養以生生斯長豈  
有窮已乎君子以成德小人以成俗天下錯諸陶鈞  
之中聖人之道為爾故君子錯身于斯藏焉脩焉息

天下錯諸之  
御道而行中道而  
八字出表



德慧術知 孟下  
傳學高明 中庸

棘猴見韓非子  
棘刺之末刻猴也  
玉楮見列子以玉  
刻楮葉也  
大德之語語  
本立云云同  
疏論深雪莊十  
疏論而深雪而  
精神  
別狀也韓文  
一毫人欲宋儒家  
言

為游焉。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德慧術知。於為而出。博  
厚高明。於為而至。日躋月烝。不知然而然。故曰。於我  
何有哉。譬諸植草木。枝葉華實。豈一一而傳之哉。所  
務本根之培已。棘猴玉楮。雖巧乎。非人人所能也。雖  
有巧人。亦不能周物也。故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  
可也。又曰。本立而道生。貴夫生也。彼謂窮天下之理。  
謂察一念之微。皆不知道之言也。故辨是非。別淑慝。  
疏滌深雪。剔扶以盡。不俾一毫人欲之存者。皆非也。  
段使盡之。苟不有所養。其介然小者。安能長乎。亦舊  
耳。無術之過也。自秦以功令治天下。禮樂泯焉。其流

雜以成文。故其物相  
雜故有文  
陰陽相仿八字也。在  
僻諸行。通融鳥獸。大  
禍之有。何異糾纏  
五也。三矣。諸語  
克齊之。比屋可封  
玉恭傳

風餘烈。被百世未已。申韓之道。移人耳目。以至今日。  
長養之道。漸而殺伐之氣。塞宇宙。後賢人君子。皆生  
其中。所以差也。故學道者。立其大者。而小者從之。  
六

君子不輕絕人。亦不輕絕物。所以成其大也。睹夫生  
已。凡天地萬物之情。勢緼交結。雜以成文。陰陽相仍。  
禪易弗居。辟諸糾繩。剛柔相苞。曾曾無盡。喻如剥蕉。  
不可得而窮詰已。故是非淑慝。無適無莫。大氏物不  
得其養。惡也不得其所。惡也。養而成之。俾得其所。皆  
善也。媿人虎狼。糝稗第於穀。惡已。雖然。天地不厭虎

孔來集

卷之二十七

十一

察通言 中庸  
朱芻蕘 詩經  
毒已疾之 莊子  
志乎猶已疾 卷亦  
有時乃主 衆  
它山之石 故至 詩注  
不善人之 七十

道之裂衣已 出 卅十

狼雨露不擇稗第。聖人之道亦猶若是夫。其不得已而去之遠之。扶之殺之。惡其害於仁也。非惡其惡也。故惡不仁之甚好仁之不至也。舜選於衆。舉臯陶。其誅四凶。非所稱也。聖人之世。無弃材。無弃物。堯舜之民。比屋可封。豈皆公侯之材哉。亦非憖而宥之。謂其有裨乎治也。察通言。采芻蕘。其人豈皆賢邪。毒已疾。芴有時乎帝。它山之石攻玉。不善人善人之資。是聖人之所以成其大也。故善惡皦皦。先王之封疆。腴矣。邪正閭閻。仲尼之區域。削矣。皆儒者之罪也。是故諸子百家九流之言。以及佛老之頗。皆道之裂衣已。亦莫

漢顧門之字 卅十  
伏以詩有 其其  
諸儒皆治 經識  
顧門又作 身門 具  
榜稱傳  
穎達南 大宋 初  
孔一 作 五 經 止  
明作 大 全 明 大 宗  
命 諸 儒 作 大 全

有不由人情出。為故有至言。夫聖人之道。盡人之情已矣。不爾何以能治而安之哉。故苟立其大者。撫而有之。孰非聖人之道也。漢顧門之學。人殊其說。亦傳所聞於師。七十子自出。豈無繆誤。失得更。有之。並存而兼焉。道之不弃也。穎達作疏。乃執一家之言。明作大全。而穎達亦廢矣。學之益陋。所以弗及古也。故學問之道。苟立其大者。貴乎博。不厭雜。寧闕疑。以俟夫

七

雖然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豈翅處世。雖學問之道。莫

明作 大 全 明 大 宗  
命 諸 儒 作 大 全

天命之謂性 中庸

不皆然已。天命之謂性。性殊其性。性殊其德。達財成器。不可得而一焉。孔門諸子。各得其性所近者。豈仲尼之教有所不足乎。譬如時雨化之。莫不生焉。已大者大生。小者小生。豈不欲小者大生。邪。實命不同。君子知命。故不强之。及乎器之成也。雖聖人有所不及焉。故聖人不敢强之。是故人可皆為聖人者。非也。性可易者。非也。君子之不器。木可舟而陸可車者。非也。世俗所尚人。也。非天也。故務世俗所尚。以求人知者。不知命也。夫六經殘缺矣。生於今世。孰見其全命也。僻邑無師友。命也。家貧無書。命也。雖然。心誠求之。天

六經殘缺 素於古 坑席而後 不全也

其佑之。仕不優。無暇命也。故已不能學者。喜人之學也。力能使人學者。使人學也。雖不學。猶學也。何必才知德行出諸已。而後愉快乎。故命也者。不可如之何者也。故學而得其性所近。亦猶若是夫。達其財成器以共天職。古之道也。故學寧為諸子百家曲統之士。而不願為道學先生。

稽古釋義

虞書堯典曰若稽古帝堯

先釋文次釋義

釋文曰虞者代名。書者先王之教。詩書禮樂是其一。

也詩書禮樂皆書而書獨書稱何故禮樂事而詩書  
 言詩詠歌而書記述詩存人口而書載簡冊古無它  
 書書唯是已故獨書稱後世以其為聖人之言稱為  
 書經古之聖代虞夏商周故有四代之書是迺虞代  
 之書故謂之虞書堯典篇名紀帝堯之事典常也上  
 古聖王伏羲神農黃帝所創厚生利用之道至於堯  
 舜始立正德之道百王所常守故稱其書曰堯典舜  
 典孔子刪書取堯典以下者亦此意耳堯舜禪受時  
 代相接其道弗殊故列堯典於虞書曰若稽古帝堯  
 者此篇將言帝堯之事故其首以此發端曰若語辭

為紀帝堯之事故尊重其言不輒發之釋文畢

釋義曰釋文徒解其言文史之事也長國家志於聖  
 人之道者不可不知其義也故又有釋義禮記曰禮  
 義者人之大端也禮與義皆古聖人之所建君子以  
 禮守其常以義應其變天下能事畢矣左傳曰詩書  
 義之府也謂聖人所建之義萃于詩書也在此文  
 言之稽古一字書經開卷第一義也古聖王治天下  
 國家之道備于書則長國家欲平治國家者之第一  
 義也凡長國家而稽古非徒欲以夸博物也又非徒  
 欲以潤飾政治也乃欲通盛衰治亂之道法古聖王

三股說字

首段言以作

二  
石

御後集

卷之四

加

為治也。古今時殊，風俗夙隔。故虞夏商周，其道不同。況千載之後，萬里之外，何以能同。古自為古，今自為今。是世君子所恒口，不為無謂。三代聖王，皆順民為治，不必泥古。然物皆有源流，古源而今流，苟不泝其源，安能晰其流。世君子徒執目今，謂此位我固有之，彼蒸蒸者皆我奴隸，人爵祿我，福兵刑我，威疇能吾違。禮為美觀，樂為戲玩，惟我所欲，是狃其所目以為常。故其心曰：貴者賢，知賤者愚，不肖奉流俗所習而謂天地之道不刊之典也。其稍知者，頗盡心為治，苦國家難治而計不知所出，能知世將衰而不能如之。

四  
去

何欲知賢不肖而賢不肖不可知。其始則屑屑庶務，其終則剗然以倦語之以古，則駭而異之，是無它皆囿於習俗故也。囿於習俗者，辟諸夏蟲篤於時，辟諸井蛙不知海，此邦之人聞異邦之言，駭然而謂是何以能辨也。然生而嬰孩，移諸異邦，異邦之言不學而能是，囿於習俗之說也。稽古而知其所未知，豈有若是之愚哉。且聖人者，古之能治天下國家者也。聖人之道者，治天下國家之規矩準繩也。夫治天下國家而不師聖人，猶如學射而不師羿，學御而不師王良也。夫天下之欲為方圓平直者，必用規矩準繩也。不

百  
之

且  
來

卷之四

加

古語言不師古  
聖人至可為師

未改未正  
今一着以

用規矩準繩而為方圓平直者目巧也。目巧而為方  
圓平直豈能知歪邪之所在哉。故稽古者能超然習  
俗之外而能知疾病所在。故稽古者非必欲其泥古  
乃欲其知今也。通古而後知今。知今而後可以治今。  
故稽古者書經開卷第一義而亦治天下國家之第  
一義也。

徂徠集卷之十七

徂徠集卷之十八

物茂卿著

雜文八首

擬家大連檄

文中之為黃屋在為心經  
玄四子之友一足為其底  
每字一足為其底

月日大連物部守屋檄中外維天皇俄爾殂落。臯人  
未獲。皇嗣未立。人心洶洶。焉莫知所底止。百爾有司  
大夫國造縣主千夫長百夫長。敬聽我言。我曩祖美  
摩治味島乃在皇般余神武之世。而有勲勞于皇  
室。為開國元臣。越子孫世世。毗翼乎朝廷。以統率中

外則暨乎守屋之躬眇焉以承先世之餘烈忝位大  
連夫諒闇三年百官總己以聽冢宰況此弗靖而臯  
在大臣也爾輩乃不守屋是聽其誰與從維皇子惟  
孔穗穴穗部皇子賢最長敘當嗣故守屋敬奉而立焉則  
神明之宗大行天皇之嗣也爾輩其共奉之弒大行  
天皇者駒東漢直駒大臣馬子實使焉則臣子不共戴天  
之讎也爾輩其共討之皇子豐聰以其猥巧小慧蚤  
竊輿誦而覬覦於天位挾以左道壽張為幻以扇乎  
齊民寔繁有徒馬子乃推其母太后將以奉之也則  
縱賊弗討諉以因果是其心必謂其次者我也端本

探始幾乎為主爾輩盍共討之夫弒君者殺無赦與  
其謀者臯鈞以左道惑於民者殺無赦婦人不得踐  
天位寶訓之言藏在玉府我物部氏之世守也惟守  
屋及一三大臣暨天皇得發焉爾輩或弗知弗知者  
無臯馬子豐聰乃與有聞知而故犯臯莫大焉昔者  
熊襲弒仲哀帝者眉輪弒安康帝者誅不旋踵而息長氏神功皇后  
之威服三韓猶且奉其腹胎內天皇以號令乎海內三韓  
之貢惟不及佛像書與其人者自皇焦鷁仁德帝以來  
數百年矣刑典所遏豈不揭焉乎著明哉爾輩盍思  
諸且我大礪礪取盧華言倭奴國此言丈夫島建號曰丈夫之邦赫

赫皇祖左璽右劍以照臨於天下其德益象諸日日  
者太陽也劍者丈夫之服也而豐聰俾史太作書而  
謂皇祖女子也以誣我皇祖以雌我大礮姦之所自  
蓋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今而弗遏其禍必將絕我神  
明之祀烏虜磯城而降民離其撲以趨乎僞也爾輩  
乃惑左道而黨豐聰或謂豐聰聖矣聖而干國大紀  
乃君之讎是協焉用其聖哉爾輩猶乃有迷大順蠢  
乎弗悛皇祖其殛爾我其怒倭爾爾輩其能洗乃心  
革乃慮幡然自奮後其鏃倒其戈以斬馬子以馘豐  
聰以慰大行天皇在上之神則皇祖其賚爾以福祿  
輩其思之哉此檄

前國王保山將公壽影堂上梁文

州輝華宗新羅二郎遺愛寺協靈地陽機一公垂蹤  
近控鶴川遙拱蓉嶽東瀛蓬萊之駕可致南山崇高  
之壽不騫伏惟老侯臺膺寵堯天飲恩舜日中興廿  
世墜緒下啓千載榮封撫謙之光肥遯之節幹棄冠  
冕優游林泉坐卧皆禪既歸古皇於梵典歲月各制  
又遵往聖乎禮經聿借丹青俾寫盜昧分神於彼留  
影將來今國主惟命是欽不違之孝茲考仙宅用奉



真容算比極樂之無量。福期方昌其未艾。黽勉吏役。歡躍子來。忽涕興頌。率助梁舉。

拋梁東。大藩崇鬱。酌真忠。名遂功成。甘退隱。轉看千祥百福同。

拋梁南。六義園中禮佛庵。誰知百里同親莅。慧林寺裡創仙龕。

拋梁西。知與萬民壽域躋。十年相業謠歌在海內。熙熙路不迷。

拋梁北。祥光瑞靄盈藩服。隱隱殷殷滾滾來。兩州士女皆懷德。

拋梁上。仙佛龍天皆影向。不問駒園與牧莊。吾公到處是蓬閤。

拋梁下。門外農桑紅穰極。福祿綿綿千萬秋。山環水遶護宗社。

伏願上梁之後。老侯臺。台履樂豫。眉壽靈長。群閨與椒桂爭繁。兩藩偕松竹騰茂。家傳慶譽。代襲龍光。闔

州無虞。提封有年。千秋千秋。千千秋。臣某甲等敬白。

後慧林寺殿機山霸王影堂上梁文

乾德之山。慧林之寺。夙奉霸王尊像。久欽英靈樂棲。肇構幽宮。敬存明祀。俾知雄藩之有本。將庇葉裔乎。

無窮仰惟機山先主孫吳謀猷桓文事業耀威三道  
韜略自茲以流傳布澤五州士民至今而利賴寫生  
良匠肖貌明王萬世其臨百年如在今國主恭膺榮  
爵新纘大邦忠施藩府維新之功孝述椿臺未竟之  
緒遂戒官吏茲運斧斤神何無歆臣皆有禱架脩梁  
以揆吉傲善頌而慶成

拋梁東 東方草木偃威風噴噴口碑今見在烏雲  
八陣遍寰中

拋梁西 西來大法度群迷漫使國師勲指示英雄  
自是同指歸

拋梁南 南山來檻碧相參萬古千秋人仰止雪照

三十三蔚藍

拋梁北 北伐昔年率賓服請看慶來關不扃絡繹

行人路砥屬

拋梁上 上方鐘鼓朝昏響頂禮歸依大聖尊慈悲  
福祿來穰穰

拋梁下 下土蒼生樂只且歲熟時和神貺予滯穗  
遺秉滿四野

伏願上梁之後神人胥悅君民悉寧椿臺萱臺偕添  
百福北邙南邙駢集千祥慶衍陟瓜喜連棣萼俾耆

俾老羣彌興彌昌臣某甲等敬白

左史會業引

六經皆史也是言也知言哉故能為古文辭者皆稱述六執而六經無以古文辭稱也是寧以史為辱六經乎而獨不以儒為辱聖人也是亦何別焉雖然六經之文其猶化工之於物乎無已乎請由盲史腐令始之二子者是寧木為盲腐以辱其四體乎而獨不為文章以辱其人也是亦何嫌焉且也諸君子皆史也千秋之業百年之日過此而往餘者無幾其勿有以移夫辱其四體者而盲腐其文章為哉老之至也

悔之何及無已乎請由今日始

六經會業引

三代以往滔滔者曷已聖人脩六經而往者猶不往三代以還滔滔者曷窮愈變愈出繁乎雜也雖然六經之道苞括乎無遺故觀古於六經者聖人得不亾觀六經於今者聖人可復生有真儒者有王佐才者誦其詩讀其書宛乎生其世而見揖讓禮樂之盛是或可以為真儒乎若謂六經如商彝周鼎可以悅目而不可以適用者豈王佐才哉雖然又豈有真儒而不王佐才者哉傳六經者左穀公羊毛韓孔鄭及宋

左史會業引

六經皆史也是言也知言哉故能為古文辭者皆稱述六執而六經無以古文辭稱也是寧以史為辱六經乎而獨不以儒為辱聖人也是亦何別焉雖然六經之文其猶化工之於物乎無已乎請由盲史腐令始之二子者是寧木為盲腐以辱其四體乎而獨不為文章以辱其人也是亦何嫌焉且也諸君子皆史也千秋之業百年之日過此而往餘者無幾其勿有以移夫辱其四體者而盲腐其文章為哉老之至也

六經皆史也是言也知言哉故能為古文辭者皆稱述六執而六經無以古文辭稱也是寧以史為辱六經乎而獨不以儒為辱聖人也是亦何別焉雖然六經之文其猶化工之於物乎無已乎請由盲史腐令始之二子者是寧木為盲腐以辱其四體乎而獨不為文章以辱其人也是亦何嫌焉且也諸君子皆史也千秋之業百年之日過此而往餘者無幾其勿有以移夫辱其四體者而盲腐其文章為哉老之至也

四段初創

首段言

二段言

左史會業引

四說言古今之為  
而道也括乎六經  
而道也括乎六經  
而道也括乎六經  
而道也括乎六經

諸君子不啻也。詩則有若騷賦樂府清商相和漢魏  
六朝三唐諸什。書春秋則有若二十一史通鑑諸編。  
易則有若素問運氣太玄洞極諸占。禮樂則有若漢  
儀唐典杜馬諸通。是皆可以為傳註已。夫然後六經  
之道苞括乎無遺者。足驗諸今日而不以王佐望於  
諸君者。是侮聖人而欺學者也。吾豈敢。

四子會業引

道全乎六經而四子擷其粹。全無不粹。粹全乎粹。是  
其所值者殊也。君子益論其世云。故嘉美之會在乎  
六經。利貞性情。四子是已。是以善觀聖人者。其猶易

而四子粹  
而四子粹  
而四子粹  
而四子粹

二說言全與粹  
而四子粹  
而四子粹  
而四子粹

道之元乎。渾渾淪淪。孰往非元大哉。六經至哉。四子  
乾坤以立。道不墜焉。但以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  
小。輓近世。道由是乎裂矣。其妄意宮室之美。百官之  
富。不得其門而入者。漢唐諸儒之陋也。逼駢脅于俗  
而謂盡乎重耳之為人者。宋儒後之弊也。故吾欲諸  
君以六經觀乎四子也。不欲以四子觀四子也。宋儒  
而後。聖人之粹。濯濯如莫以尚已。吾獨不見能會其  
全者矣。是所以望乎諸君也。儒有以論孟為刀尺。而  
裁割六經者。顧其所餘。綫綫乎無幾焉。果乎道之裂  
也。若是者。仲丘之道之衰也。而自詫其獲道之統者。

二說言全與粹  
而四子粹  
而四子粹  
而四子粹

四說言四子之粹  
而四子粹  
而四子粹  
而四子粹

此段在四子何  
以明其法不經以  
而結

首段提內以言  
韓子不必說

三段言韓子之意  
亦不字情

二段言先王之意  
亦不字情

四段言禮樂之意  
亦不字情

五段言法之意  
亦不字情

六段言宗法之意  
亦不字情

七段言禮之意  
亦不字情

罪豈在四子哉

韓非子會業引

三論情字以首骨子

明汪伯玉氏有取於古執文者十有二家而韓子亦與焉韓子者其可以不讀乎蓋韓子善法家言磻少恩哉然亦盡乎情矣吾黨文執之士竊嘗以其所為業概諸先王之道禮樂猶吾之辭邪理道其意也莫不有法亦莫不緣乎情者矣禮樂亾而人人意行其法雖有能不害乎情者幾希也於是乎法家興然韓子身絀于秦而其法用于秦漢而下奉行之千餘年不衰也韓子其可不讀乎吾讀韓子說難諸篇雖有

不盡乎情者幾希也後世昌黎洗辭關洛遺禮樂而意自作法森如亦磻少恩哉傷乎情也乃宋而下奉行之亦數百年不衰也舉而措諸政事豈能超韓子乘而上焉哉伯玉諸子修辭復古意者母乃有懲歟然韓子之文在周漢之間炳彪如亦盡乎情矣古之遺也故吾取諸執文

譯社約

譯家學東有當於道邪古昔王者有事於四夷四夷以世王於中國迺有以寄象狄鞮譯供其職鴻臚之館輶軒之前者非士大夫所事事也果亾當於道邪

東音之流傳於今。豈盡僉山氏之遺哉。而士大夫所誦讀以淑己傳人者。豈是皆中國之籍籍亦無非中國人之言者。是同人所為務洗其鵠以求如彼楚人之子處身於莊嶽間者也。茲與井君伯明及舍弟叔達結社為會。延崎人岡生為譯師。會生補國子博士弟子員。就舍其宅中。不得數數出。出月僅六七。迺得俾其請出為會期焉。日必五十。其在上旬為初五。為初十。中旬為望。為二十。二十為予橫經藩邸日。則闕。下旬為二十五。為三十。小盡則闕。總而計之。為日或五或四。尚餘一二。以為生旁訪其朋舊故人。時澣濯。

二段言流傳中國之古者不可不知中國之字也

二段記與同社約日  
四段言會事  
五段言禮口

及諸營私事之日。則庶乎其不借口有所迫以侵奪。會期云。傳曰。參會則地。謂其有主也。飭館邸。眠牲牢。戒有司。以具會事。春秋地主之禮也。今我三人者。差其會期。更相為主。是寧莫有所以待賓客者哉。奢則弗繼。禮苛志分。志分則妨學。恒浚則妨務。不有折衷焉。能可久。於是正德紀元冬十月初五。實始會于我牛門之舍。不佞茂卿以辱有一日之長也。為之約曰。凡會之日。不改卜。生有事則改卜。為其事不由己也。凡會之日。主有事則辭。不徒勞於行也。賓有事。不必報。為無供設故也。服必便。從必寡。欲不眩耀其隣里。

為段言會事  
凡社約

也。堂不必汛。庭不必洒。食不必戒。唯其常大。氏羹。菜若肉。併其殖為二。菓不必備。酒不必勸。若或佳者。美味。它人時偶有贈遺。而非己所辦置者。何妨也。凡會之人。可減不可增。為惡乎。喧故也。雖然。主人所厚善。而其人不俗。時或一臨之。不必簡也。集多在午前。散則晡後。有時而夜歸。不可以為典常也。凡會之譚。其要在以夏變夷也。不許以俗亂雅也。凡會之約。其可言者。具是其不能悉者。亦在不失所以會之意也。

耳。凡我同志。敬聽斯言。庶永弗替。以底有成。

跋一十四首

跋管子

管子此物必管子所定也。管子之言。其意亦不一。管子之言。其意亦不一。管子之言。其意亦不一。

是歲秋。予捐日俸者一之五。獲管子書。古人既稱其真。贗雜予獨恠管子。因齊得志於天下。三匡九合。赫然一世。何能屑屑托諸空言。以求伸於後世邪。三歸反。坵內外應酬之繁。亦何操觚之暇。及哉。顧其所謂真者。均之贗耳。蓋管子而後世之狗功利者。何翅一夷吾邪。孟子而前。儒之溺功利者。亦何翅一夷吾邪。六家既立。而世之學管晏者。裒集群言。冒以管子。則宜哉。其書之雜也。祇夷吾既以見誣。後儒溺功利者。亦見誣。以夷吾。憫哉。獨其言之夷吾。概謂之夷吾。亦

二改言其所以

亦原

有改言其所以

有改言其所以

四段言其不可取  
中法

不重誣耳。憾其文之奇奧，亦可以想其為人而不得。以其姓名見也。是吾之所重，慨云故識。

跋草書韻會

升菴外集八十七曰：余猶及見金人板刻其精妙，神彩不減法帖。至元末好事者，又添鮮于樞字改名草書集韻，刻已不精。洪武中蜀邸又翻刻，并趙公序及諸名姓皆去之。刻又粗惡，可重惜也。此乃翻刻洪武丙子本者，而洪武丙子本外菴未經見之。其添減此本幸莫有而所謂刻已不精者，彼此同然。文徵明有云：草書集韻尚未經目，何得為名書耶？是信草書家

丙子本者而洪武丙子本外菴未經見之其添減此本幸莫有而所謂刻已不精者彼此同然文徵明有云草書集韻尚未經目何得為名書耶是信草書家

座右物也

題石丈山真

觀此石不唯四山之高且之而詩止  
石丈山人云丈山真

世之論丈山者，必以艸山相優劣為要之。非識詩者矣。予獨愛翁之逃釋而歸儒，棄武而修文，并髦利祿，嘯傲林泉，舍世所謂名者而取己所謂名者也。雖然，吾東武氏之興，其亦在元氣之鬱，渤歟。翁非鳴其盛者而鳴，亦與其盛也乎。爾則翁謂之吾東方之詩杰，亦可耳。

刊甲州天目山十境歌詩跋

此首十境本有  
之德而名實其  
也

吾遊天目，獲其所謂十境歌詩者，以木之山既莫有它

且來集

卷之十一

七

去段以  
詩本

中段言其  
多亦於山

前段言丈  
艸山不倫

此段始末  
以跋之



從從集

卷之八

十一

前段言日本古詩  
之字益滿則  
三言此歌詩之  
古尚於五心

三言此峽之文  
字唯  
古段言可取本  
歌部言主也

文字則壬午之前以聞已壬午之後幾乎百年而猶且其棲窮佛乎爾是何益於福田哉且以詩也其鳩未洗以歌也宛然呼喊之聲是亦何當於吾心哉獨以踏佛頂而西去揖鳳背以東歸往來十餘日經歷三百里莫有寒山一片石之愉快吾心而山靈乃媿然以此獻吾笑也不亦可憐之甚哉雖然吾業已欲用不朽託諸峽山川而天目也者似有以需吾焉者歟天目也者其亦似有以知吾心焉者歟故吾亦不得不不朽諸木以慰其山靈之心已

跋採蓮畫軸

此畫乃採蓮之文尺幅千里有山有水有雲有月其妙不可言也

前段同其題  
言此畫如  
石之物

二段是言序歌  
言一信一飽  
此畫乃全陰陽

三言此太史  
以言此畫乃  
石之物

宋畫樸明畫宋絹粗明絹宣和世珍緝熙殿寶審其為道君御府物耳顧予無畫學未能識為何人矣玄宰精處如金秀處如芙蓉信然祇十洲二島不解何語予則覺金陵鳳皇之勝來集几席間哉駝囊北負鼉浪東漂亦何有緣於海外也今則蓬萊鼉君所翫鼉背上物哉太史一語豈不為識乎中間王遜之輩不知其如何也鼉君篤古好文往來吾黨予知此畫開生面豈如五國城時乎

跋阿林字

予嘗曰字者華物也夫不字則已人苟作字奚苦不

往來集

卷之八

十一

有段言字不學  
則名字

二段言傳人移  
子習不能

上段提阿林  
其不揚

二段柳柳  
初以美

二段非不  
而說以者

二段論見  
以隔

華乎。獨恠海內書家爭求為華而不可得焉。是無它故。所目皆倭。移乎習也。夫字以代其言。其用之鉅者。為書牘。一日之間。目古法帖者一之。目倭書牘者十之。辟諸眾楚之咻。雖至敏慧之人。安得不倭乎。甚矣哉。倭書師之流毒於海內也。予持斯說者久矣。頃者獲張小兒阿林者。所書字儼然華人哉。混沌未鑿。天籟與游。其皜然乎。溫蠖塵滓之中者。非耶。吾聞阿林六歲兒。善書。人聞其名。爭索而不可得。其父啗以菓。子餅餌。屬誘之。迺書。書畢。投筆。輒便走街上。跨竹馬。牽紙鳶。是豈有他習乎。其莫有倭書牘之溷吾目者。

不待言而審矣。而後吾徵吾言之非妄也。書其後。

跋詩筌

予嘗著栢梁餘材。藁未脫而燬乎火。今睹斯編。殆有倍焉。爽鳩氏之子。功其鉅矣乎。益詩者言也。世之學詩者。迺不媚乎辭。而欲其巧。辟諸舍規矩而學大匠之所為。豈可得乎。高李之選。選乎辭也。然一二子。猶且不能學焉者。見其巧也。見其巧而眩其辭。旁搜他家。以酬其志。於是乎之中晚之宋元。勢之必至也。斯編一出。置身莊嶽之間。眾楚不咻。以竦其化。飄逸沈鬱。唯其材至。及其至也。不李不杜。非高非岑。開天之

五段論... 則... 則...

五段論... 此是... 此是...

五段論... 此是... 此是...

五段論... 此是... 此是...

五段論... 此是... 此是...

五段論... 此是... 此是...

五段論... 此是... 此是...

際別構一色者唯吾教為爾。然二三子猶且不能學

焉者。辭有限也。辭有限而志不可得而酬。所以苦也。

亦唯言其可言而不言其不可言。久之後不復欲言

其不可言。是謂之化。故其言肖唐而其志亦肖唐。猶

何有不酬之志哉。吾得諸先王禮樂之教而施於詩。

因題卷末以告二三子爾。享保壬寅春二月。

跋唐詩選。此有... 此有... 此有...

弇老評滄溟詩。峨眉天外雪中看。其選唐詩亦復爾。

爾獨奈近來坊間諸本。率屬孟浪。不則何物狡兒巧

作五里霧。芙蓉咫尺。殆不可辨矣。今閱此刻。剔抉幾

盡頓復舊觀。二峰宛然在人目睫。豈不愉快乎。滄溟

嘗謂不昧者。心想當百年前為子遷道。

跋石丈山書蹟。國初時以詩鳴者。莫石丈山若也。予嘗得其真蹟。依

刻荀子跋

歲中秋日為縣次公題

且來集

卷之十八

古

荀子孟荀匹

荀子宋後唯此  
見貴

上段言唯荀見性

四段為荀解

孟荀匹也韓愈之喜孟猶且不得不以並稱者以此  
至於宋儒躋以媿仲尼躋其書以媿論語何肆也明  
帝因之布諸學宮以為功令而後孔孟論孟為天下  
公言荀則以性惡見擯又援李斯而逮累之今學者  
遂唾其書弗顧甚或至下比諸申韓諸家又何冤也  
夫性善性惡仲尼所不道何獨咎荀若必以弟子累  
其師則曾子之於吳起其謂之何大氏孟距仲尼僅  
百有餘歲猶或及七十子之門而次近者為荀是皆  
游學齊魯之鄉君子之澤未斬流風遺言多存於其  
書可不徵諸益其師弟子相承親授口傳要有不失

五段以孟為客以  
荀為主以言其有  
師傳而與宋儒  
所異

六段言其詩其  
上句孟荀皆稱不  
凡門之四

七段論入聖子  
以聖言離身色者

其故者豈若宋儒輩臆斷于千載下者比哉論其辭  
洙泗之文至孟已衰荀乃有文焉者然楚也業胎乎  
漢夷攷其旨一子皆戰國說士也分曹立異以徇一  
世亾怪其殊孔氏之舊已乃莊周所謂道為天下裂  
者何必取一而廢一焉予嘗得墨子書讀之其所為  
兼愛大殊於宋儒所指斥也於是乎喟然嘆久之孟  
嘗曰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今不讀其書而輒  
言之耳食者又從而和之豈不悲乎予既莫能勝彼  
天下風靡之士且欲人讀其書已平安平元珪指賢  
刻荀予是以嘉之世復有能梓晏墨諸子者予又將

且宋集

卷之十一

未段嘉元理初白

不辭操觚之數勞哉享保乙巳十月望

題石叔潭搨帖後

玄宗八分別成一體豈古乎哉然自今視之乃古矣非元明諸家所及也滕東壁嘗上之木人鮮得搨法者遂冒蛛網叔潭乃搨之精工如華人之人平日無所事事其何以能爾人誠有不可測者邪

墨君徽畫岳陽樓跋

予未識君徽善畫數年前寄予扇頭畫蘭亦才士游戲筆墨常事予不以爲意也迨見此畫初則愕然疑爲華人所爲非君徽也觀落款而後信之然猶疑華

有段言君徽識君徽畫

二段言君徽其妙畫

二段論文章之道以及畫

未段言君徽自詩畫

人寧詎無同姓名者邪玩字迹審矣卷末有其兄中瀨君及數震菴跋益審矣訊之謂未嘗學畫亦戲筆耳嗚呼君徽從予問文章之業勤讀書工詩夫思之所至志氣至焉志氣所至精神至焉精神所至莫不惟肖巧妙悉至煥如躍如文章之道爲爾予既識諸君徽之詩矣見此畫愈益信其所以用誠哉君徽之於詩悉洗倭人之習濯如加以聰慧之性又悉發其濯如者於丹青之際此畫爾予之不識畫初則疑之不亦宜乎卒之信之亦惟以文章之道爾豈能言畫哉

跋摹梁楷蠶桑圖

首段言詩之失初規

海內以狩氏為畫史之魁其初益亦衣鉢宋代矣數十年來忽趨淡泊委靡頹落莫能極止可謂技之厄已。是歲春。猗蘭藤公俾摹梁楷蠶桑圖以相示。茂卿愕然者久之。曰非不能也。不為也。孟子之言豈吾欺哉。雖然。苟使無藤公督責。渠安能辨之乎。過此已往。狩家技庶其復初耶。夫天下之事。滔滔弗返。失其本真。豈翅畫已噫。今藤公湊二為一。亦尚初也。茂卿既不能觀原畫。則不能言其肖否。故止言之爾。

跋萬尊者詩後

此小篇中第一雄神與唐詩跋相若品評維如唐國五湖可參此跋也

首段言尊者詩以東方古今詩以東方古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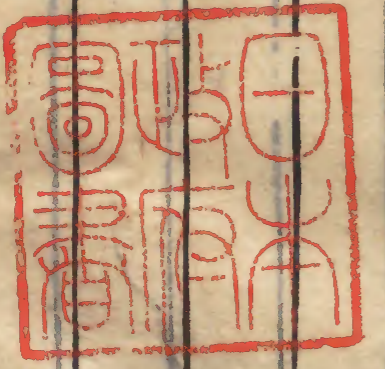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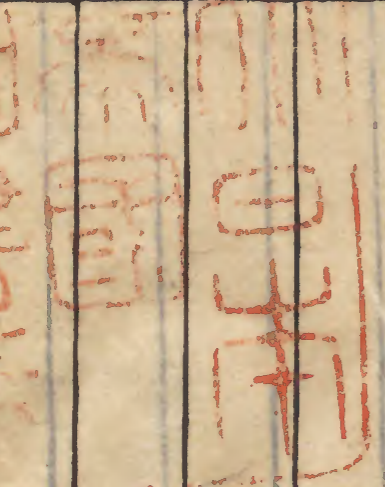
初觀尊者詩。在我東方。古今無兩。不佞為之吐舌矣。及讀此冊。則不覺起座南嚮再拜。迺中華縉流所無。假使金面老子。從事風雅。則不知其如何耳。其它支公休上人以下。悉瞠乎後矣。修多羅所謂淵才雅思。文中王。要當屬諸尊者也。

祖徠集卷之十八

祖徠集

卷之十八

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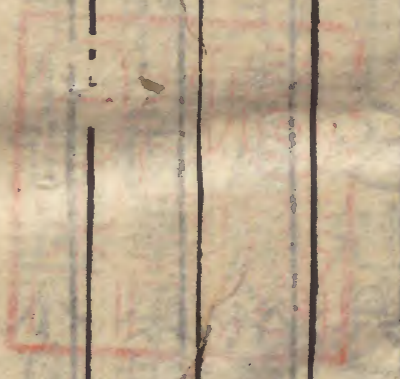
Handwritten marks at the top right corner of the page.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p>Vertical text in the rightmost column of the table.</p>	<p>Vertical text in the second column from the right.</p>	<p>Vertical text in the third column from the right.</p>	<p>Vertical text in the fourth column from the right.</p>	<p>Vertical text in the fifth column from the right.</p>	<p>Vertical text in the sixth column from the right.</p>	<p>Vertical text in the seventh column from the right.</p>	<p>Vertical text in the eighth column from the right.</p>	<p>Vertical text in the ninth column from the right.</p>
--	---	--	---	--	--	--	---	--



The left page of the book is mostly blank, showing signs of age, including yellowing, foxing, and some water damage or staining at the bottom edge.

